

# 小康路上的追趕者

最后52个国家级贫困县近期陆续宣布脱贫,至此,全国所有贫困县均已摘帽。这意味着区域性整体贫困已经解决,但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斗争仍在继续。

疾病、残疾、衰老,剥夺了一部分人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,使之成为“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”。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精准帮扶下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过上了不愁吃、不愁穿,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、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日子。翻过贫困大山,他们迎来新生,在小康路上加快追赶。

## 靠保障网“兜”住的智力障碍者

45岁的朱东明拉开冰柜的门,笑嘻嘻地让记者看。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食物,有腊肉,还有二三十根冰棍。

自去年花费1000元买来这台二手冰柜,朱东明一家吃冰棍就方便多了。他和77岁的母亲都喜欢冰棍的清凉。

朱东明有智力障碍,比他大4岁的哥哥有肢体残疾。兄弟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。哥哥未婚,父亲今年80岁。两年前,朱东明娶了老婆,但这名女子有精神疾病。

朱东明一家,是湖南省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太平山村公认的特困户,需要社会保障兜底。

扶贫手册详细记录着这个4口之家(朱东明的妻子暂无太平山村户口)历年受益项目及金额:2019年,受益总金额为37300.56元。其中,房屋修缮补助金18000元,低保金14580元,养老金2472元,政府代缴基本医疗保险880元,还有低保户电费补助金、土地流转金等。

朱东明家有7.7亩地,今年收获稻谷400多斤、玉米2000斤左右,粮仓还存放着去年收获的四五百斤稻谷、200多斤油菜籽,放在墙边的3个蜂桶,由他父亲管理,一年卖蜂蜜收入约2000元。

房子是当地传统的木房子,政府去年进行了维修,更换了瓦片,新修了排水沟。

吃、穿、住,朱东明一家不犯愁。他说:“我的困难是没有钱花。”

村里经常会有一些零活,需要人手,但因朱东明一个不高兴就甩手走人,许多人不愿雇他。同村的帮扶责任人巫春娥出资帮他种了珍珠花,又千方百计为他提供打零工的机会。

太平山村村民朱海东告诉记者,除了政府提供的各种补助,靠打零工,朱东明一家一年能赚上万元。

## 逐步摆脱困境的大病致贫困户

“不是政策好,我早讨饭去了。”回想这些年的经历,65岁的陈月英直抹眼泪。

陈月英和丈夫王兆双,是湖南省桑植县瑞塔铺镇小溪村人人夸奖的勤快人,儿子在外务工,日子原本过得不错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2014年初,她儿子因白血病不治去世,留下六七万元债务,还有出生仅两个多月的孙女。不久,儿媳妇离家,再没回来。

家里的顶梁柱没了,要养育尚在襁褓中的孙女,要照顾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人,陈月英的天天差点倒下了。

2014年8月,陈月英一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政府为她顶起了梁:夫妇俩按月领取养老金;祖孙3人享低保待遇;孙女按“事实孤儿”标准领取补贴,读小学后学杂费全免。去年,政府拨款1万元,帮她维修了住房。

老两口力所能及地搞些种养,补贴家用。今年人均纯收入为8033.67元,远远超过脱贫线。

今年4月,对口帮扶单位免费提供一头生猪,她准备养到年底宰杀。干部们常到她家里,或打电话给她,问需要什么帮助。

小溪村党总支书记李启势觉得,“算收入是脱贫了,但还应当给她更多帮助。”

村干部部分了工,采取人盯人、人盯户,避免出现“倒下一个,散掉一个”。另外,引进一家企业,组织村民出地、出劳力,参与粽叶种植,让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家也能有细水长流的收入。

## 主动申请脱贫的重度残疾人

湖南省平江县虹桥镇大青石村,藏在湘赣交界的大山深处。全县脱贫摘帽2年后,这里仍有4户没有脱贫。

李存泉是其中特殊的一个。2004年,25岁的他在广东一家纺织厂务工时遭遇事故,左臂被机器切断,成为重度残疾人。

2008年,他与同是二级重度残疾的彭光琴结婚,生下两个孩子。因肢体残缺,谋生困难,生计艰难,李存泉一度绝望。

了解到他的困境,扶贫干部帮他争取各项保障政策,一家4口纳入社保兜底,今年低保金已增至16800元;夫妻俩每年有残疾人补贴2600元;为两个孩子申请了学杂费全免、教育助学金;2017年,一家人搬离山上的危房,迁入政府帮建的新房。

李存泉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。2017年,他跟驻村扶贫队请求:“我还有一只手能劳动,能不能帮我起个头,我想发展养殖。”

扶贫队马上联系爱心人士,资助他3头小牛。2019年,扶贫队长梁隧又帮他争取免息贷款5万元,扩大养殖规模。

今年10月,记者到大青石村,正逢村里召开2020年度贫困户退出民主评议大会。李存泉特意换了一件整洁的外套,第一个站上讲台,大声地说:“我申请脱贫。今年,我跟人合伙养了13头牛、16头猪,毛利比去年翻一番,稳定增收4万元。”

目前,李存泉等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,大青石村以崭新模样迎接乡村振兴。新华社长沙12月18日电

新华社记者丁锡国、周楠

最后52个国家级贫困县近期陆续宣布脱贫,至此,全国所有贫困县均已摘帽。这意味着区域性整体贫困已经解决,但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斗争仍在继续。

疾病、残疾、衰老,剥夺了一部分人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,使之成为“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”。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精准帮扶下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过上了不愁吃、不愁穿,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、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日子。翻过贫困大山,他们迎来新生,在小康路上加快追赶。

## 靠保障网“兜”住的智力障碍者

45岁的朱东明拉开冰柜的门,笑嘻嘻地让记者看。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食物,有腊肉,还有二三十根冰棍。

自去年花费1000元买来这台二手冰柜,朱东明一家吃冰棍就方便多了。他和77岁的母亲都喜欢冰棍的清凉。

朱东明有智力障碍,比他大4岁的哥哥有肢体残疾。兄弟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。哥哥未婚,父亲今年80岁。两年前,朱东明娶了老婆,但这名女子有精神疾病。

朱东明一家,是湖南省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太平山村公认的特困户,需要社会保障兜底。

扶贫手册详细记录着这个4口之家(朱东明的妻子暂无太平山村户口)历年受益项目及金额:2019年,受益总金额为37300.56元。其中,房屋修缮补助金18000元,低保金14580元,养老金2472元,政府代缴基本医疗保险880元,还有低保户电费补助金、土地流转金等。

朱东明家有7.7亩地,今年收获稻谷400多斤、玉米2000斤左右,粮仓还存放着去年收获的四五百斤稻谷、200多斤油菜籽,放在墙边的3个蜂桶,由他父亲管理,一年卖蜂蜜收入约2000元。

房子是当地传统的木房子,政府去年进行了维修,更换了瓦片,新修了排水沟。

吃、穿、住,朱东明一家不犯愁。他说:“我的困难是没有钱花。”

村里经常会有一些零活,需要人手,但因朱东明一个不高兴就甩手走人,许多人不愿雇他。同村的帮扶责任人巫春娥出资帮他种了珍珠花,又千方百计为他提供打零工的机会。

太平山村村民朱海东告诉记者,除了政府提供的各种补助,靠打零工,朱东明一家一年能赚上万元。

## 逐步摆脱困境的大病致贫困户

“不是政策好,我早讨饭去了。”回想这些年的经历,65岁的陈月英直抹眼泪。

陈月英和丈夫王兆双,是湖南省桑植县瑞塔铺镇小溪村人人夸奖的勤快人,儿子在外务工,日子原本过得不错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2014年初,她儿子因白血病不治去世,留下六七万元债务,还有出生仅两个多月的孙女。不久,儿媳妇离家,再没回来。

家里的顶梁柱没了,要养育尚在襁褓中的孙女,要照顾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人,陈月英的天天差点倒下了。

2014年8月,陈月英一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政府为她顶起了梁:夫妇俩按月领取养老金;祖孙3人享低保待遇;孙女按“事实孤儿”标准领取补贴,读小学后学杂费全免。去年,政府拨款1万元,帮她维修了住房。

老两口力所能及地搞些种养,补贴家用。今年人均纯收入为8033.67元,远远超过脱贫线。

今年4月,对口帮扶单位免费提供一头生猪,她准备养到年底宰杀。干部们常到她家里,或打电话给她,问需要什么帮助。

小溪村党总支书记李启势觉得,“算收入是脱贫了,但还应当给她更多帮助。”

村干部部分了工,采取人盯人、人盯户,避免出现“倒下一个,散掉一个”。另外,引进一家企业,组织村民出地、出劳力,参与粽叶种植,让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家也能有细水长流的收入。

## 主动申请脱贫的重度残疾人

湖南省平江县虹桥镇大青石村,藏在湘赣交界的大山深处。全县脱贫摘帽2年后,这里仍有4户没有脱贫。

李存泉是其中特殊的一个。2004年,25岁的他在广东一家纺织厂务工时遭遇事故,左臂被机器切断,成为重度残疾人。

2008年,他与同是二级重度残疾的彭光琴结婚,生下两个孩子。因肢体残缺,谋生困难,生计艰难,李存泉一度绝望。

了解到他的困境,扶贫干部帮他争取各项保障政策,一家4口纳入社保兜底,今年低保金已增至16800元;夫妻俩每年有残疾人补贴2600元;为两个孩子申请了学杂费全免、教育助学金;2017年,一家人搬离山上的危房,迁入政府帮建的新房。

李存泉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。2017年,他跟驻村扶贫队请求:“我还有一只手能劳动,能不能帮我起个头,我想发展养殖。”

扶贫队马上联系爱心人士,资助他3头小牛。2019年,扶贫队长梁隧又帮他争取免息贷款5万元,扩大养殖规模。

今年10月,记者到大青石村,正逢村里召开2020年度贫困户退出民主评议大会。李存泉特意换了一件整洁的外套,第一个站上讲台,大声地说:“我申请脱贫。今年,我跟人合伙养了13头牛、16头猪,毛利比去年翻一番,稳定增收4万元。”

目前,李存泉等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,大青石村以崭新模样迎接乡村振兴。新华社长沙12月18日电

# 阳光洒满九万山

新华社记者黄浩铭、陈一帆

桂北山区,九万山南麓,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世代在此聚居,苦贫、闭塞和落后,千百年来禁锢着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。

今年,作为广西最后脱贫摘帽的8个县份之一,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,仫佬族实现整族脱贫,奔向美好生活的脚步愈发坚定。

## 贫困角落如何变身安居之地

罗城县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,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,交通闭塞,经济社会发展滞后。

17年前,大山深处的架洞屯还没通路,20岁的村民覃先恒和哥哥一道,把养了一年的3头猪赶到山外去卖,顶着烈日翻越两座山头,4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走到一半,1头猪就已累死在路上。

如今,山还在那里,但路已不是那条路。2015年架洞屯修通砂石路,一年后通水泥路,开摩托车到镇上只需20多分钟。

在喀斯特山区,和修路一样难的,是用水。“滴水贵如油”,一句俗语道尽四把镇新安村千百年的苦楚。

九旬老人韦世英视水如命。从年少时起,一根扁担两个木桶,韦世英天没亮就翻山越岭到几公里外的一口水井打水,来回要走3个小时。水不仅供人使用,还得喂牲口和浇地。

多年来,新安村干部群众向水而战,建起家庭水柜的同时,不断寻找稳定水源。2018年,在驻村第一书记罗代欢带领下,终于在数公里外的一条地下暗河找到水源,扶贫后援单位筹集了110多万元用于修建运输便道、建高位水池等,历经两年时间,地下河的河水通过1.8万多米长的水管流入新安村239户村民家中,“一水用”的日子就此成为历史。

清涓流水带来了产业发展的希望,如今的新安牛羊满圈、青蒿正旺、牧草摇曳。

经过5年持续攻坚,仫佬山乡呈现出一派新景象。截至目前,罗城县建成屯级硬化路1200条1893公里,山区超过18万人告别行路难;累计建设集中供水工程611个,解决了20多万人的饮水难题;累计实施危房改造1.28万多座,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住房2800多套,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全部达标。

## 产业“荒漠”如何走向致富绿洲

小长安镇民族村的最后一批吴茱萸装车运走后,村委会主任覃凤琼和几位村民坐在村口

的空地旁拉家常,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民族村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个移民搬迁点。这里的群众从交通不便、缺水缺土的石漠化山区搬迁而来,但搬迁后人均耕地面积仍然不足1亩。多年来,群众尝试种植柚子、甘蔗等作物,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投入,产量低,品质差。

2012年,覃凤琼和另外3户人家在村子附近的70亩荒地上尝试种植吴茱萸,2年后每亩产值达2万多元。看到产业发展的希望,村民们纷纷向覃凤琼取经。在当地政府扶持下,覃凤琼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,建起2000亩中草药示范基地,2020年吴茱萸产量达100万斤,产值约2000万元。

从靠前靠后种植吴茱萸后,年收入翻了几番。挣了钱,马上翻修了家里的老房子。卢昌林对生活充满信心,家里还养了牛,争取更多收入。

民族村新建的产业硬化路直通吴茱萸绿色加工基地,厂房内烘干机等设备一应俱全,静待着来年丰收季。

产业是巩固脱贫成果的稳定器,广大仫佬族群众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,从荒山劈新业,走出一条极具特色的发展之路。

在东门镇冲洞村村民莫宏灯的葡萄酒厂内,500多吨毛葡萄正在进行发酵,来自广东等地的大量订单已经把即将出厂的葡萄酒预订一空。



▲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城(11月12日摄,无人机照片)。新华社发(廖光福摄)

莫宏灯所在的村子过去不通电、不通公路、不通自来水,莫家5个兄弟姐妹和父母挤在一间破旧的瓦房里。为了摆脱贫困,1999年,莫宏灯去到广东打工。2014年,正值罗城毛葡萄产业发展关键时期,莫宏灯回到家乡,在四把镇门村租用荒山创办了一个260亩的葡萄园。

沿着地门村一条新修的水泥产业路前行,就到了莫宏灯的“超级葡萄园”。57岁的村民谢万英在这里负责除草、施肥、采摘等工作。“一年工作80天左右,能获得1万多元收入,2016年我家实现脱贫,2017年建了新房子。”谢万英说。

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,成为罗城县近年来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。在石山密布的四把镇等地推广毛葡萄种植,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,有效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;龙岸镇建起2000多亩金玉柚生态扶贫产业基地,每到瓜果飘香季节,产品畅销全国各地;在县城附近,一千亩红心猕猴桃、一千亩毛葡萄和一千亩黄金百香果3个“千亩千户”工程,让易地扶贫搬迁户都能享受产业分红……

目前,罗城县创建各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园(园、点)累计达192个,特色产业面积达280多万亩。随着新希望集团、山东广春牧业等龙头企业进驻,罗城县种养业正沿着规模化、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迈进。

## 苦涩“穷窝”如何展开幸福蓝图

告别绝对贫困,站在新起点上,仫佬族群众

奔向美好新生活的幸福蓝图正徐徐展开。

从前掩藏在深山之中的仫佬族刺绣技艺,跟随着脱贫攻坚的脚步,走进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,成为扶贫车间内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一门本领。63岁的自治区级仫佬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谢秀英,多年来见证着仫佬山乡的喜人变化。她精心绣制了一幅《全面奔向小康》马尾绣作品,以蓝靛染布为底色的画面,仫佬族群众拿着红旗,向着太阳走去。

曾经交通闭塞、贫困落后的仫佬族聚居